

曾进入过被破坏的部分巷道里拣东西或砸铁筋，看到了很多被迫害而死的劳工尸骨和遗物。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万人坑

血肉模糊万人坑 屠杀史实数不清

方 覺 姚云鵬

从1905年算起，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日本国昭和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抚顺煤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长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的漫长岁月中，日伪抚顺军警宪特机关，其中包括满铁抚顺炭矿劳务课和“劳务兴国会”，对煤城人民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先后不知有多少爱国抗日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皮鞭和屠刀之下，又有多少采煤矿工被日本工头摧残致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只顾疯狂掠夺，狂开乱采，不顾生产安全，置矿工的生死于不顾，又有多少矿工惨死在地层深处的矿井之中。

仅据胜利矿一位年逾八旬的退休工人刘永财回忆说：“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不管工人死活，人死了往‘万人坑’一扔了事。”而用日本法西斯分子惯用的话说：“支那人的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煤城劳动人民被日本帝国

主义，整整统治了40个年头。日本强盗把中国人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进行过难以数计的血腥屠杀。之后又把上万具尸体赤裸裸地扔进了“万人坑”内。据一位当年居住在抚顺日本宪兵队（西十条通西三番町）附近的齐春良老人回忆说：“日本宪兵队院里院外，戒备森严。每日不分白天黑夜，从院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惨绝人寰，不绝于耳。那种悲惨情景，实叫人难以目睹。真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日本宪兵把人从前门活着抓进去，百般折磨，惨死之后，再从后门拽出去。一个一个的，都象是扔东西一样，扔到‘万人坑’里边去。差不多都是血肉模糊的具具尸体，真叫人目不忍睹。”

当年的抚顺究竟有多少个“万人坑”？这些“万人坑”现在又都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抚顺市区地图上早已无法找到了。根据笔者的实地查访，拟就对抚顺“万人坑”曾进行过长期调查的赵立静同志（现于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工作）告诉我们：“抚顺最大的‘万人坑’即当年千金寨市区东郊刘山乱坟岗子以南，曾被称为丘楼子的地方。现在的详细地址为露天区西刘山，刘山第一小学校的空旷田野处。这个地方，原来共有两个万人太深坑。这两个深坑，相距并不太远。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两处‘万人坑’虽然早已经被填平，可是每到雨季，在这一带的地面上，还常有地下水往上返。此时，仍有当年死难者腐烂尸骨油脂的油花往上溢。人们不时仍可呼吸到尸骨的腥臭气味。”

另外，当年的龙凤坎（今龙凤矿）、老鼓台（今老虎台矿），亦均有“万人坑”。龙凤矿俱乐部正南方向也有一处。这些地方，如今都已经建造起来了职工住宅。由于高楼大厦，栉比鳞次，“沧海变桑田”，再也无法寻觅到当年“万人坑”的踪迹了。

老虎台矿办公大楼对面的正南方向，有一个被称为青草沟

的地方，也有一处“万人坑”。当年日本法西斯为了欺世盗名，粉饰自己，曾在“万人坑”处，树墓碑一座，以所谓的纪念，来歌颂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在此处所表现的“丰功伟绩”。

另据赵立静、关文艳、赵秀芝、邹凤荣等同志，于70年代在抚顺市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对抚顺全市究竟有多少处“万人坑”的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了解。曾在整个抚顺地区，从东到西几十里地的范围内，共查出“万人坑”七十多处。实际上是，每个矿区（当年称为采炭所）、每幢工人大房子的附近，都有一座“万人坑”。而且有的地方还在工人住的大房子房山头不远处，设有一间“死人库房”。工人死了之后，死一个时在库房里单摆，死两个时，摆起来。等死人积攒多了，再一起扔进“万人坑”里。

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煤城抚顺40年期间里，最猖狂的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这14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抚顺人民的血腥罪恶史，实属罄竹难书。今后如能下大气力搞些重点发掘，那么，用几十万人鲜血写成的史实来教育子孙万代，永远不忘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宰割的历史，倍加珍惜幸福美好的今天，奋发图强，建设光辉灿烂的明天，将是大有益处的。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县 苇子峪等地制造的“万人坑”

张德玉

在新宾的苇子峪镇所在地的后山根下，有个大坑，现在虽
• 528 •

已渐渐被雨土填平，但仍显现出50年前“万人坑”的轮廓。这里，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新宾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1936年（康德3年）的春天，抗日联军一师和几股抗日自卫山林队，活动在苇子峪、草盆一带。抗联到这一带收编山林队，扩充抗联队伍，补充军需，同敌人周旋，这一带便成为抗联活动的根据地。因此，也就成了日伪“扫荡讨伐”的重点地区。

这年三月初六，抗联一师的一百多人在苇子峪的杨家堡子住了下来。¹因为抗联战士左臂上戴有红袖标，百姓都称抗联为“红军”或“红日军”。抗联一师当时有个收编委员，25岁，中等身材，略微发胖，鼻下有一小撮胡子，叫金学武（或金小五），是朝鲜族人。抗联一师住在杨家堡子，收编委员金学武在青年农民中宣传抗日爱国、参军抗日的道理，说遍了许多青年人，报名参加了抗联队伍。农民于洪元送三个孩子于守德、于景湖、于殿双参加抗联。于殿双当了“红军”后，身持双枪，做了金学武的警卫员，一直跟到朝鲜。于洪元是山沟里出名的兽医，既会养牲口，又会给牲口治病。他的三个孩子参加了抗日联军后，红军的骡马有了病就找于洪元给医治，有时还治疗伤员。后来，抗联委派于洪元做了情报员和地下工作者，给红军传递情报，筹备粮草，购买衣鞋、大盐等物资。农历八月，庄稼已经上场。这时，日本守备队开进了苇子峪地区。他们每天都进山沟村屯里抓人、烧房屋、抢东西。无论谁只要被抓就在这个“万人坑”里砍死。每次抓人，不够一打（12人）不砍，为了凑够一打，甚至将附近庙宇中的道士也抓来充数。

十月初，日本守备队抓到了于洪元、于洪福等十几人。日本军官讯问于洪福：

“你家那些人口都哪去了？”

于洪福掷地有声地说：

“户口报出了（指人口都当胡子去了，户口销了）。”

后来，日伪当局了解到于洪元的真正身份后，就对他下了毒手，严刑拷打，施尽了种种酷刑。于洪元一个人没递，一件事没说。日本人发狠地用棉花蘸“洋油”（一种煤油）烧于洪元的小便，小便被烧焦了，烧没了。于洪元一字不说，牙口缝没露，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壮年生命。

同于洪元一起被抓的抗联地工员、村长车明文，南山村长李海山，抗联战士崔化民，抗联队长王义选及两个孩子，村长万天耕，农民张永录、张洪发、纪庆林、顾仁安、黄巡官、姜振刚、王老五、张老黑子、陆文德、陆文普、王庆春、杨长山、孔长顺、孟兆福、孟兆云、王定国的叔叔、张吉福、张吉发、华九俊子、孟吉发的儿子、陆恩德、李辉洲等，还有幕子峪西山庙的道士某，及半拉岭庙宇的道士共31人，分两次全部被杀害。

在平顶山镇的“万人坑”里，日本侵略者一次就屠杀我无辜同胞60人。

北票台吉万人坑

高尔亭

北票煤田早在1775年就被发现，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当地农民开始用土法开采，不久即被地主、窑主霸占。解放前，北票煤矿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日伪掠夺和国民党“接收”四个时期，其中以日伪统治的14年为最黑暗的时期。

1933年2月22日，日寇占领北票。不久，即接管煤矿，把

它作为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之一。他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充实机构，以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对煤炭的需求量急据增加，他们即着手开凿三宝一坑和台吉一坑，这两个坑口于1938年和1939年相继投产。以后又有南山坑、台吉二坑、台吉三坑先后投产。这样，1940年年产量达100万吨，到1944年就增加了128万多吨。

在不断扩大生产的同时，日寇和汉奸把头还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获得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

一、通过汉奸、把头采取招、骗的办法，从北满四郊、东北三省以至关内各省骗来大批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失业者。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到矿山来谋生。

二、把在河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队抓捕来的青壮年和抗日军政人员押进囚罐车送至北票（日寇称这些人为“特殊工人”）。还把在绥中、兴城、热河一带集家并村时胁迫来的大量农民、渔民及其家属们也送到北票当劳工。

三、与当地封建势力相勾结，使掠夺劳动力合法化。日寇授意伪吐默特中旗旗长沁布多尔济（办王爷）炮制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凡18至55岁的男性公民都必须到矿山当义务工4—6个月。北票煤矿因推行“地盘育成方案”有功，曾受到伪满洲国的通令嘉奖，并将此“方案”在东北满煤炭系统普遍推广。

四、强征“勤劳奉公队”（圆兵册）到煤矿“服劳役”。

这些人来矿山之后，就好象进了人间地狱，从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日寇除了直接进行残酷统治以外，更主要采取“以华治华”的办法。他们豢养了一大批汉奸、把头和流氓打手为自己效劳，设立了34家封建把头“大柜”，有大小把头58人；成立

了半武装的“防止班”、“劳务系”和全武装的宪兵队、矿警队等10课、8所、39个系，对矿工进行严密的统治。矿工走路时两人不准说话，三五人不准成群，更不准谈论国事，否则便以“思想犯”、“政治犯”、“国事犯”、“嫌疑犯”等罪名论罪。矿工干活时有手持榔头的鬼子、把头监工，稍作休息便会遭到打骂。矿工上下班出入厂矿大门时都要经过搜身。

在生活上，矿工们的境况更是悲惨，带家眷的矿工被赶进四周有高墙、墙上有电网的工村居住，出入工村大门时有矿警检查，不能随意行动。矿工每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只发给6角（独身）或8角（家族）饭票（实物引证券）和一二角工资。这种饭票只能在日寇或把头开设的店铺内使用，从而又被榨取一部分。月末发薪时（每天一二角工资按月发），把头们还要克扣所谓“手续费”、“滞须费”等，往往到了工人手上只剩下几分之一。除此之外，把头们还开当铺、放高利贷、设赌局，挖空心思地剥削工人。至于那些单身劳工和从解放区抓来的青壮年及抗日军政人员，生活更是不堪忍受了。刚到矿上，鬼子、把头就对他们进行照相、按指纹、编号、登记，登记卡上把每个劳工的身体特征、皮肤颜色等几十个项目都填写齐全，然后押入四面是高墙、电网，门口有武装警察日夜把守的“协和寮”或“报国寮”（即集中营）里，不许随便出入。上工时由警察押送到井口，下工时再由警察押回。他们根本领不到工钱，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粥、烂土豆、椽子面和豆饼等。饭不够吃的时候，管劳工的就往粥桶里倒凉水。就这样的饭食还只有上班的人才能凭饭牌去吃，不上班的没有饭牌，只好挨饿。他们白天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掌子面上作业，晚上30多人挤在一条又脏又凉又潮的大炕上睡觉。没有被褥，他们铺的是炕席头，枕头是砖头、木块；冬天冷极了无法入睡，只好几个人背靠背互相取暖。

暖。夏天，这里蚊蝇成群、瘟疫流行。患病的劳工不但得不到医治，把头还手持大棒强逼上工，说什么“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

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巾，工人的死亡率极高，特别是随着日寇的战争升级，煤炭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日寇采取“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方针，实行“以人换煤，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他们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强迫他们冒险作业，这样，井下几乎天天死人，透水、片帮、冒顶、跑车、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经常发生。例如，1941年，原台吉一坑西马路八片瓦斯爆炸，三名电工和七八名工人全部烧死；1942年，原台吉一坑的一斜坑六片采煤工作面瓦斯很大，但日本人佐佐木强迫工人为采煤，结果闻物爆炸，30多名矿工无一生还；1943年台吉报国营每月都得死一千多人，一天最多死60人。这十年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0多名劳工，不到十年只剩下十个人，死亡率竟达97%！
从1938年，“大采煤”时期，“日寇每消耗1000吨煤，便有4名工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冀鲁豫煤矿残害死的工人数在3.12万多人以上。”
为了处理残害矿工的尸体，日寇和把头在山西成立了收尸所，每天残害矿工的尸体用大卡车运去埋葬。台吉南由五大坑便是埋葬死难矿工的地点之一。在这大约1.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从1940年到日寇投降仅6年时间，就埋葬了6500具以上。

最初，矿工死亡以后，还能有一个五分板的薄木棺材盛殓或一领炕席裹尸，然后送到南山或排地埋葬。在一块约70平方米的狭长土地上就埋了40多具尸体。宽的地方埋12排，窄的地方埋七八排，每排仅距1米左右，有的则是紧紧相连。每到秋天，把头就派人预先挖好三四百个坑，但不到第二年春天就埋满了，

无坑可埋的尸体便被随意抛弃在山野，任凭狗啃狼餐。

后来，矿工的死亡人数大增，日寇和把头为了省钱省事，就在这挖下菜窖形的大坑，号称“人窖”。他们把死难者扒光衣报，每4至6人一顺一倒装进一个用板皮钉的木笼，埋进大坑。坑深1.8米左右，埋2层至5层不等。在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大“人窖”里埋了240多具尸体。象这样的“人窖”在台吉南山万人坑共有3处。

当“人窖”已经不能满足埋葬矿工尸体的需要时，日寇和把头便利用山上天然的大沟，这里既不占地，又不挖坑。他们在沟中间用木板做一道板墙，截断大沟的出口，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深坑。当时，台吉收尸所从宋杖子一个姓修的地主家雇了两辆大车专拉死尸。每天，大车装满尸体之后，用绳一幌，拉到南山，倒进坑里就算完事。据老工人回忆，仅1944年冬天就往这大沟扔了700多具尸体；而1943年除夕这一天，台吉收尸所就拉出尸体4车，共48具。现在残留的和挖出的白骨，有的被铁丝捆绑，可以想见这位矿工生前一定曾进行反抗，被残害致死；有的头骨上有窟窿，估计这位矿工是被把头用榔头打破头颅而死；有的下肢骨断成几截，推测这位矿工很可能是逃跑后被抓住，被鬼子、把头打断下肢，受尽折磨而死。还有一具遗骨扭挣扎之状，可以肯定这位工人还没有死就被埋入万人坑。真令人不忍目睹！

当时，台吉南山这个距离工村不足2000米的地方，白天野狗成群，乌鸦成阵，夜间恶狼出没，它们任意撕咬着死难矿工的尸骨。每适春暖解冻，尸体腐烂，血水顺着大沟流出很远。到解放时，沟里堆积的白骨达3米多厚！

（摘自《北皋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统治下苦难的丰满劳工

刘桂琴

丰满水电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期间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工程。在这一巨大工程的建筑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和少数民族的叛逆，残酷奴役、迫害8万余名中国劳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这工程中折磨致死，遗留在丰满江东的“万人坑”，就是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丰满劳工苦难遭遇的历史见证。本文主要记述日伪统治时期丰满劳工的苦难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东北变为它侵占全中国的战略基地，急需开发动力资源。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此于1936年1月17日及8月28日，先后两次指示伪满政府，要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炮声中，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的工程，这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1942年9月完成；1943年春开始发电，主要工程建筑历经了5年多的时间。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的修筑工程是非常巨大的。要建成一座高91米、长1100米，堤体210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力型大坝，最高水位标高266米，最低水位标高248.5米，总储水量125亿立方米；堤下建厂房，安装7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2台），总发电量为120万千瓦。这样庞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需要的劳动力当然是相当多的。据有关人员供认，当时丰满使用的劳动力达2250万人次，平均每天得1万至1.2万人。日本侵

略者及其走狗，采取用欺骗办法到关内招募劳工、收降保安补充队士兵、使用勤劳奉仕队、摊派劳工、用犯人当劳工和就地抓劳工等种种手段，把8万多中国劳工骗、逼、抓到丰满，投入这苦难的深渊，供他们驱使、奴役，流尽了血汗，直至被夺去宝贵的生命。

一、非人的生活

丰满原本是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沟，上万名劳工一下子涌到这里，不仅是进入到了一个庞大的施工现场，而且是被抛到了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

被鬼子骗逼抓来丰满的劳工们，统统住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工棚里。从江东岸大坝的坝址一直排到五晌地，有五六里长，一百多座。工棚的结构没有砖瓦，也没有玻璃，非常简陋粗糙。一种是：就地起“炕”。土分两边铺上席子就是炕。有的炕长12米，还有更长的。多数住200人。没有窗户，两头开门，上边搭马架子，盖上油纸或者秫秸就算了事。这种工棚既没有火炕也没有火炉。到了冬季，四面透风，炕上冰凉，根本不能睡觉，只好弄些柴禾生火取暖。极度疲劳的身子一沾上暖气就都睡着了。有时余火未烬，往往发生烧死劳工的事件。1938年除夕，劳工棚失火，当场烧死67人。另一种是：钉一圈柱子，四周围上席子，棚内中间挖二尺宽的沟，沟里下几根管子作为烟道。刚搭炕时通两天，过几天就不通了，不进一点烟火，棚内阴暗潮湿，到处是蚊子、跳蚤，人只要一进工棚，腿上就会叮一层，其痒无比。6月天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地上汪着一尺多深的水，被子、鞋是湿的，劳工的身上全是湿的。多数劳工生了疥疮，鬼子根本不给治，很多劳工被疥疮折磨死了。

当时，丰满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每天都在零下四十一二度

左右。寒风刺骨、冰天雪地，把人的肉都冻木了。有的实在困极了睡着了，脚冻得失去了知觉，脚后跟让大耗子咬掉都不知道。有的就两个人一颠一倒睡，你搂我脚，我搂你脚。早晨起来破被上白花花一层冰霜，破棉鞋冻得怎么使劲也穿不上。

从上海来的劳工是夏天来的，多数穿短裤单衣，又没什么铺盖，在工棚睡觉时冻死不少。吴洪贵、万恒生等一起从上海来的126人，一冬过后死去66人，一年以后，只剩下十几个人。

工棚既不暖和又不结实，多是用树干和小木杆搭起来的，一天晚上刮大风，工棚被刮倒好几座，有一座工棚倒塌竟压死劳工40多个。

被招骗的劳工，早期来的先还给一顿疙瘩汤喝，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吃高粱米；可后期来的连那唯一的一顿疙瘩汤也吃不着了，高粱米红的象血，一半壳一半米，硬的象石头子。苞米面是焐的，蒸出来的窝窝头是红的，吃到嘴里恶苦。1939年以后，又吃上了椽子面。鬼子给劳工的粮食本来就不够数，大柜扣一层，二柜扣扣一层，领班的鬼子再从中捞油水，到了劳工的口里只剩下几两米，粮食不足就给劳工吃椽子面。由于吃不饱，饿得直不起腰，浑身直打哆嗦。鬼子规定：早、晚饭在工棚吃，中午饭无论冬夏都要在工地吃。数九寒天在工地吃饭，饭送到工地已冻得冰凉梆硬，尤其是苞米面窝头用麻袋装着送到工地，由于路程远，窝头冻成一团，得用木棒往下敲。劳工们只得用冻僵的双手，捧着带冰碴的窝头，连同止不住的辛酸泪一齐往下咽。

初期，劳工穿的是更生布衣服。这种衣服头几天还可以，可是穿不几天就磨飞了，雨天一洗衣服就散花了，原来是用浆子糊的。后来，劳工越来越多，就连更生布衣也没有了。天气一冷，劳工们要衣没衣，要布没布，真是叫苦连天。实在冻得不

行，就把被子披在身上，被子破了就披麻袋，有的把麻袋抠三个窟窿，伸出脑袋和两个胳膊这样当衣服穿。后来就穿草袋子，有的劳工把草绳子缠在腿上。1939年以后，麻袋片没有了，草袋子也没有了，劳工们就到处找水泥袋子纸，把纸揉软了硬往身上套，象贴膏药似的，破纸包破纸，破布包破布，弄得个个奇形怪状。脚下穿的是“礼拜鞋”，更生布的面，更生布的底，穿不上一个礼拜就破了，底也折了，泥雪渗进鞋膛里，晚上脱不下来，鞋和脚冻在一块了。劳工冯福林来丰满第一年冬天就是脚穿这样的礼拜鞋，身披麻袋片里边塞上些水泥袋子纸过的冬。

劳工们受着这样非人生活的折磨，他们得到的一点工钱，还要受大柜、二柜、领班等的层层盘剥，这些大小工头用种种手段对劳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苦力工，真受苦；
吃的不如牛马饭，
身上披的麻袋片，
土炕好比卧冰块，
你说心酸不心酸。

二、死亡的劳役

鬼子的工程是风雨不误，昼夜不停，两班倒，12小时对开。整个施工现场尤如一张血盆大口，每日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劳工的生命。

每天早5点监工、拉杆、棒子队就到各工棚吆喝，催人上工。把劳工集合后，进行严格的点名。大柜点完了二柜点，二柜点

完再由领班的拿着棍棒象赶牛马一样把劳工赶上工地。劳工们便开始了一天沉重的劳役。劳工生病、受了伤，不但不给医治，还得继续上工。拉杆的用木棒敲敲劳工的脑袋说：“看你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或者说：“看你眼珠动不动，动就得上工。”

大坝动工就开始截流打围堰，紧接着就是挖掘坝基。坝基要挖30多米深，鬼子的机械化程度低得可怜，几乎全用人工开挖，全靠劳工们一镐一镐地刨。数九严寒，在零下四十几度的天气里，晴天下青霜，阴天飞雪片，太阳就像蒙上一层纱，只有影子没有热量。这么冷的天，身穿皮袄在露天12小时也抗不住冻，可怜那些身披破被、麻袋片、洋灰袋子纸的劳工，在现场正搓手活，手快着谁，一转身就倒地冻死了。每天在现场都要冻死几个。这样长的工也逃不脱监工棍棒的毒打！他们没有半点休息的机会，只要直直腰，唾沫气就会飞来一顿棍棒，得哪打哪，打死了就耙尸首接着，打伤了还得继续干。

苦役中的劳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程也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可鬼子为了加快速度，拼命抢时间，逼迫劳工们掏洞取土。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洞子越掏越大，却不许用木头支起来，结果冻僵坍塌，把劳工埋在里面。金孝发亲眼见一个洞子进去38个人，塌方后只跑出6个。金孝发和同伴们赶去要救，监工的不但不让救，还把前来呼救的劳工用铁砍死。鬼子们说什么：“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当时，劳工们把这九死一生的洞叫做死亡洞。

在大坝浇捣混凝土时，劳工浇捣得下到平仓去，可人的双腿一陷入混凝土里就一时拔不出来，而开起重机的鬼子不管下面平仓有没有人，就把大缸混凝土倒下来，竟把人活活浇在大坝里。

石匠的大部分工作是钻眼。用手钻钻出半米深的圆眼，塞

进炸药，每天早、午、晚、半夜放四回炮，可每次放炮都有不响的哑炮。监工强迫工匠接着在原地钻眼，由于热力传导，引起哑炮爆炸。凿眼的人被炸得飞上了天，附近打眼的也受了重伤或轻伤，被炸石匠的头、胳膊、腿和肠子从天上掉下来，有的挂在树上，有的落在山坡，把石头都染红了。王永昌亲眼看见一次就崩死3个石匠，真是惨不忍睹。

到1941年，大坝越修越高，鬼子为了减少上坝走路的时间，让劳工快点到坝上干活，不修人行道，却让劳工坐在3平方米的吊缸周围，用吊机把人吊到六七十米的高处。吊机开的速度快，又没有牢固的地方抓，劳工们个个心惊胆颤，经常把劳工从半空中闪下来摔死。可开吊机的鬼子却不以为然，反而以这取乐。

1942年，到坝上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了，多数是坐闷罐上去，一次吊钢轨，却让很多劳工坐在钢轨上一齐往上吊，刚起吊不久，吊机冷丁往外一拧，结果连人带钢轨全掉下去了，所有的人全摔死了，有的竟摔成几截。

这一年大坝塞流合拢。施工在冒险中进行，结果合拢被激流冲垮，正在堵塞棉被和麻袋的100多名劳工被奔腾的江水冲走。

劳工们对自己从事的苦难劳役，编出了一首悲壮的歌：

钢筋是我们劳工的骨头，
水泥是我们劳工的肉，
水就是我们劳工的血呀，
大坝是用我们劳工的血肉筑成。

三、残酷的迫害

为了严密监视手无寸铁的劳工，防止他们逃跑、暴动，日本鬼子在丰满这个小小的村镇布下了秘密特务网，设置了名目

繁多的统治机构。

丰满劳务股：专门管理劳工，劳工的一切事务全由它来掌握。

监视股：有大大小小的监工、工头、拉杆负责现场监督和夜里放哨巡逻。当时丰满有几万名劳工，可这些监工、拉杆、工头就有几千人。

宪兵队：在江西桥头设有日本宪兵队。丰满的东、西、北山头又分别驻有日本兵，有三四十人。他们可以对劳工随意进行盘问、搜查、逮捕、拷问，甚至对工棚搞全面围攻。

丰满警察署：负责维持治安；有30至40人。社长是吉林警察局。

同时，丰满还有日本警察队和白俄警察院，在现场大门处还设有个警务班，有十几个人。日本警察队从进站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数名监工、拉杆、工头、警察队象毒蛇般缠于劳工中间。他们对特劳工凶狠残暴，随便打人，随便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劳工身上，对劳工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上海劳工金季发来到丰满方知受骗了。他对其他工友说：“在这个地方，跑又跑不了；回又回不去，还得活活冻死呀！”此话被拉杆听见，把他抓去用榔头敲打得死去活来。过了一个月，特务课又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抓走。到特务课用皮鞭抽、灌辣椒水，硬说他是红军，为着边疆才逼问他的情况，直到灌得鼻子淌血，昏死过去，才把他拉回去。

秋末的一天晚上，6个山东劳工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工棚。工棚里冷风飕飕，土炕凉得冰手，不由勾起了思乡之情。6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家乡来。正说话间，只听得破门被打得梆响，一个拉杆扯着破锣式的嗓子嚎叫着：“都给我滚出来，快，

快。”6个人不知情由便起身出门，谁知刚一钻出工棚，就被拉杆拽住，反绑了双手。两个拉杆和巡夜的看守拿着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们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这6个劳工被活活打死了。

李开邦刚来丰满惦记家中，只因给河北老家写了一封信，便被日本人当作共产党嫌疑而关进监狱。1945年6月，因四号变压器突然爆炸起火，鬼子进行大逮捕，李开邦又二次被捕入狱，直到光复，才被放出来。

1945年5月初，发电所电焊车间的瓦斯罐突然爆炸起火，鬼子认为有意破坏，对工人进行逮捕刑讯，把范文才父子等抓去。据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原日伪永吉县警务科附野琦茂作供认：“我命部下警长付国祥等3名，于该日下午1时逮捕了在爆炸现场附近从事劳动的中国和平居民男子30名，在特务室审讯后，当天全部释放。翌日下午4时许，我指挥部下警长付国祥等3名，在丰满车站后山中国和平居民集体宿舍（工棚），说河北省人范文才（约50岁）、其子（约13岁）及范某（约50岁男子）共3名是抗日有关人员，将其逮捕，在桌子与桌子中间置一木杆，穿过范文才的两臂上大挂而进行了刑讯，历时30分钟，向小孩威吓说：‘若不说实话就揍你。’并打了范文才5个嘴巴，审讯了三人后，送往伪吉林县警务科。”

劳工逃跑是鬼子的大忌，所以对逃跑的劳工的刑法也就更重更惨。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有两个劳工逃跑被鬼子抓回来，当时被打死一人，剩下的一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衣服扒得净光，用皮鞭沾水抽，肉都打飞了，直到打死为止。还威逼劳工们来看，劳工们偷偷地掉泪不忍心看，可鬼子吆喝着：“统统地看，不许哭，谁要再跑，这就是样子。”鬼子还把没有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上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

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

鬼子的刑法很多，还有：

冻冰棍：冬天，把人的衣服扒光，绑在木杆上，往人身上泼凉水，边泼凉水边上冻，将人活活冻死。

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的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肩担，用两个人在肩担两头压，把肩担都压折了。

胶皮管子打：用胶皮管子打，虽然皮肤表面没有什么伤痕，可骨头已碎了。

装麻袋里打：把人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毒打，把人打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

真是：

进了小牢房，
如进鬼门关，
汉奸把头似虎狼，
十个难有九个活。

罪、血腥的万人坑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狼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掉死上千万，
牢满东山有个万人坑。

万人坑，位于松长输电线第十号铁塔脚下，距大坝6公里的

一座东山上。鬼子叫它“中国人的墓地”。丰满工地上死亡的劳工日益增多，从1938年开始就集中往万人坑送死人了。

建坝初期，劳工死了还给一口薄木棺材，可慢慢地就用席子取代了，到了后来，连席子也没有了，就囫囵个地往万人坑送。冬天，把死人攒在一块垛成垛，用爬犁、马车往万人坑拉，一次可运几十具。开始时有坟，后来坟挨坟，埋不下了，就坟摞坟。这样也埋不下了，干脆，把坟都起来，扔进万人坑的3条100米长、4米宽、2米深的大沟里。他们把劳工的尸体像卸柴禾一样的往沟里扔。据统计，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

当年的万人坑是血腥闻名的，其景象非常恐怖凄惨。满山遍野都是尸骨，白天狗成群，夜里狼成帮，乌鸦也飞来啄吃人肉。它们撕扯着劳工的尸体、脑浆和心脏，血淋淋地拖得满坡都是。狗都吃红了眼，附近根本没人敢过路。

丰满水电站就是这样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下，用中国工人的血肉建筑起来的。丰满劳工的苦难遭遇，是旧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缩影，回顾这一惨痛的历史，生长在新中国的年青一代的工人，应该从中得到教育，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加速祖国的四化建设大业奋发向上，开拓前进！

丰满万人坑

王维军

丰满万人坑现名丰满陵园，座落在丰满和孟家村之间的一个小山丘上，离丰满街约两公里。它的主体部分是1964年建成

的。整个陵园由正门、纪念碑、丰满劳工纪念馆三部分构成，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

丰满大坝是1937年4月动工的，每天都有劳工死亡，到1938年，死的劳工更多了，日本鬼子就让人把劳工死尸往万人坑里扔。没几个月的时间，大坑被填满了，就在大坑周围挖了不少小坑，小坑被填满了，就把死尸乱扔在坑的周围，一堆堆，一片片，不知有多少，这种人间惨状是罕见的。起初劳工死了还给一个薄板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两头用绳子一捆，扔进坑里了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无日不死人，席子也不给了，就用两个草袋子把死尸套起来，往坑里扔，再往后连草袋子也不给了，把死尸堆在一起，用车或马爬犁拉到万人坑去，有的劳工得了重病还没死也被扔进了万人坑。有一个重病号劳工被装上爬犁的时候，嘴里还说道：“我还没死呀，我还活着哪……”但谁听他的呢，还没断气就被扔进了万人坑，活活被野狗吃掉了。

万人坑里尸体纵横，狼撕狗咬，无头断臂，腥臭薰人。幸存劳工刁岐山说，一次回家，发现柴禾垛旁有半只人胳膊，是狗从万人坑里叼来的。家狗都变成野狗了，白天三五成群把死尸从坑里拖出来，边吃死尸，边龇牙狂吠，互相撕咬。夜间，野狼也成群来吃死尸。万人坑附近的劳苦居民一到日暮就紧闭门户，听到野狼吃死人的嚎叫声，时常从梦中惊醒，头发直竖。万人坑成了野狗、野狼、乌鸦狩猎的地方。

住在万人坑附近王庆的父亲曾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从关里来了一位妇女，是来找丈夫的，到丰满一打听，她丈夫已死了，她就到万人坑去哭，哭得死去活来，这凄厉的哭声引来一些人陪着落泪。王庆的父亲就把她劝到家去，给她做些好吃的饭食，可她哪里吃得下去呢。她在王家住一宿，第二天又

到万人坑去哭。到晚间不见人回来，王老汉就到万人坑去找，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找着，后来发现一只鞋，正是那妇女穿的，人却不知道哪去了……丰满万人坑大约埋葬了我们的同胞四到五千名，这是日寇汉奸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伪罪行的历史见证 ——方家坟

张素珠

东北各地和关内部份省区以及日本、越南、柬埔寨等中外友人，先后已有282万多人次到吉林省辽源市凭吊辽源煤矿的矿工墓——“方家坟”，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死难的矿工表示深切的悼念。

“方家坟”是1941年到1945年，辽源煤矿“方家柜”死难矿工的墓地。位于辽源煤矿泰信东二井的西南方，是日伪统治时期在辽源煤矿遗留的许多墓地之一，是原西安煤矿（现辽源煤矿）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虽然名为“方家坟”，其实里面埋的没有一个方家的人，全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残害致死的矿工。

矿工墓占地不到两公顷，竟埋葬了数以万计的矿工尸骨，到处荒冢累累，白骨粼粼。1963年9月，辽源矿务局泰信煤矿1300多名职工，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这里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们清除表土，看到一排排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人们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悼念这些死难的阶级弟兄。

在墓地的东南坡，人们发现仅仅296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3行尸骨，共有179具！这些尸骨肩靠着肩，腿挨着腿，尸骨之

间只有拳头大的距离。

在这里埋葬的矿工，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日特华工大把头方明、方成两兄弟及其“方家柜”的总经理蔡九龄，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招募、拐骗、活捉来的劳工。他们被欺骗到“方家柜”以后，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封建把头的残酷迫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大批、大批的矿工死于饥饿、疾病、事故和残害之中。从尸骨上完好洁白的牙齿可以看出，死者大都是青壮年。据老工人回忆说，因为井下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工人成批死亡，成批埋葬。从尸骨的形状可以推断，工人死亡时有的歪着头，有的蜷着腿，有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铁丝捆绑着。还有的头骨、臂骨、腿骨上残留下很深的刀砍斧伤痕迹。其中有的颅骨被打塌，有的腿骨被砍断、也有的盆骨变黑，表明死者生前曾受过电刑。

在荒丘的西坡，有一块方形草地，这是当年“炼人炉”的旧址。在土皮下可以看到一层层的骨灰和焦土。据老工人回忆说，“方家坟”从1941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坟地就埋满了。从那以后，他们为焚尸灭迹，掩人耳目，就在这里修了一座“炼人炉”，成千上万的矿工尸体，甚至还有没咽气的活人，都被拖到这里烧成灰烬。

辽源煤矿职工祭扫矿工墓——“方家坟”时，还从一具尸体的右胸部发现一张七寸见方的“工票”，外边包一层黑蜡纸。这张工票虽然在土里埋了20多年，但字迹仍很清楚。工票上有牛世清的名字，印有“方家柜”的印记。工票上记载：牛世清在伪康德9年（1942年）11月上了30个班，应得工资32.34元，可是扣去各种莫须有项目的扣款后，不但分文没得，还倒欠柜上4.24元。有人根据这张工票和其他有关资料计算出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比工人工资高8倍到14倍

的剩余价值。

“方家坟”已经成为东北地区、吉林省和辽源市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方家坟”向全世界控诉着日伪统治者残害矿工的滔天罪行。一位哲学工作者在凭吊矿工墓以后说：“这是日本强盗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是对旧社会的无言控诉，是一部活生生的简明《资本论》。”一些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青年学生说，看了“方家坟”，才真正知道旧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吃人社会。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以及关内各地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向死难矿工献了1 000多个花圈，还有挽联和墓碑。辽源人民为悼念死难矿工，在原“方家坟”的墓地前敬立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的正面刻着：“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背面刻着：“永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十个醒目大字。辽源煤矿的矿工和当地中、小学生，在墓地的四周栽植了1万多棵松、柏常青树。1983年，吉林省人民政府正式确定辽源矿工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辽源文史资料》）

鹤岗“东山万人坑”

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协

黑龙江省鹤岗市有个“东山万人坑”，坑内累累白骨，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资源、蹂躏我同胞的如山铁证。1981年1月，“东山万人坑”被列为黑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山万人坑”是鹤岗两个最大的万人坑之一。1968年10

月，为了使子孙后代了解过去，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前辈的苦难，掘开了“东山万人坑”的一角，在这长10米、宽8米、深2米多的小小坑内，就堆积着死难矿工的尸骨千余具。

据多次调查，这些尸骨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 在日本人残酷统治压迫下劳累致死的矿工、外包工。

据老工人廉成山回忆：“1941年，我大哥在兴山二坑干活时得了病，劳务系的把头到家来催班，看到他躺在炕上，便抡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硬是逼着他上了班。我大哥有病又遭毒打、劳累再挨水淋（当时在水场子干活），没过三天就离开了人世。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 000多名18至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早3点到晚9点），又缺乏营养——尽吃椽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臭冰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饿死。这些死者，大多被扔在了乱尸堆上。”南山矿退休老工人许延峰回忆说：“康德6年（1939年），为了修筑‘津—东线’（现津沂新线东侧的那条）铁路，从天津招来了外籍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的死活，强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完，人已累死500多；全都扔到了东面的荒山坡上。”

(二) 日本侵略者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施行野蛮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井下事故不断发生，矿工大量伤亡。

据老工人高庆红回忆：1940年3月，他妹夫吴长才、妹夫之兄吴长松和外甥吴长生等一起，由老家山东平阴县被把头王金才招来鹤岗当工人，在南岗“天”井口（后来的南山二坑）干活。5月初，妹夫在井下头被砸碎，当即身死。不到十天，妹夫的哥哥也被砸死。老工人姜长旺说：“那时我在兴山二坑干活，有一段时间我们送下山（下坡的坑道），连续送了40多米。日本

人为了加快进度，不让棚棚子。当时我们7个人在那里干活，我到下边去取钎子，等我从下边回到场子时，才知道出了事故，40米无棚区全部塌方，那6人全被埋里了。待我爬出来后，日本人硬说我偷懒没在井下干活，不容分辩就毒打我一顿。”新一矿退休工人齐华民回忆：1943年1月6日下午1点，由于日本人只顾要煤，强令工人在瓦斯积聚区干活，导致南山三坑发生了瓦斯爆炸事件。爆炸后日本人为了保住井口，竟在工人没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门给堵死，一直堵到晚上9时左右才扒开，扒开一看，好些工人都死在井口门附近。这次事故共死亡矿工94人。据老工人芦本忠说：在1945年6月西山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场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他30多人全被砸死。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开始时凡工伤死亡的工人都给口简易棺材，埋起来。后来，死者太多，不但不给棺材，而且不埋了，就将尸体往荒山坡一扔，日久腐烂，累累尸骨漫山遍野。

(三)因食物发霉糜烂、水源污染严重和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以致瘟疫盛行，工人、家属们频频因病死亡。

据老工人李春秋回忆：那时吃水很困难，工人只得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绿苔和马粪，有时还漂着死尸，这样的水喝了，哪能不得病呢！1939年“霍乱”病流行，日本人怕传染，哪一趨房有人得病，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的人出来，等人死了，再抬出来扔到荒山坡上。我们的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的边上，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我曾见到过4个“浮浪”抬着两个用铁丝捆着、还在喊叫的人往坑里扔。据1938年就随父亲来到鹤岗的王守珍老人在1985年1月7日回忆说：“1940年大约夏末，我家和许多邻居一起由老街基搬到新街基，住了三四个月，就出现了一场大瘟疫，当时称为‘黄病’。症状是浑身发黄，连眼睛都黄。由于无钱医治，人

们就采取吃活泥鳅、用黄纸卷黄蜡点燃后熏等土法来治，根本不见效。得病者至多能活一个月。当时我家也染上了病，弟弟得病三四天就死去了，姐姐被传染，也在一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这次瘟疫流行很广。给日本建南大营的外包工，有50多人是我的老乡，1940年春天被招工来鹤岗，这时也染上了病。多时一天就死好几个，最后只剩下8个人，一看瘟疫太厉害就都跑了。当时这些老乡常来我家串门，情况是他们亲口说的。”据老工人张东方回忆：1942年一天上午10点多钟，有一个工人因得了伤寒病，被日伪把头用牛车拉到东山一坑马机头跟前火化了。当时这个工人还叫着：“我没死，我还能活！”老工人孙家山说：“康德10年（1943年）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能说话就被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看到的只是一只带血的鞋了。”据老工人魏文元1984年12月24日回忆：1942年从黄河边招来400多人，来后天天吃橡子面，吃了就拉稀、生病，病倒就往外拽。那些人就在现在发电厂那地方，围着炉灰焦炭取暖，以垃圾堆里的烂菜叶充饥，又病又饿又冻，每天都有死的，最后四百多人只剩下30多人。

尤其是在“靖正辅导院”里，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卫生、医疗条件十分低劣。据《伪满洲国史》“伪满第12次司法官会议录”载：“因卫生设备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致霍乱疫菌引起之死亡不幸事件甚多。”

鹤岗煤矿成立于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自1932年到1945年侵占鹤岗矿山整整14年。这14年的法西斯统治，其残酷、罪恶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万人坑”里中国受难者的累累白骨就是铁证！“东山万人坑”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有力控诉，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协
《东山万人坑》调查组供稿)

鸡西滴道矿“河北万人坑”

纪海峰 景翔九整理

黑龙江省鸡西矿区的滴道煤矿，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由日伪政权开采的矿区。滴道河北万人坑，是鸡西矿区保留完整的万人坑之一，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实行经济掠夺的罪证。

这座万人坑在海拔315米的无名山沟中，它东枕山头，西向蛇牛河谷。

经过对万人坑的发掘，东西方向排列的尸坑已见十二排，每排长约40至70米，宽3米，整个占地面积3 840平方米。现在仅揭露处3排死难矿工的尸骨就有350余具。

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统治滴道煤矿期间犯下了“以人换煤”的种种野蛮罪行。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伪反动政权采取招诱、抓捕和摊派手段，获得了大量无偿劳力和廉价劳力，对储量丰富的滴道煤田进行疯狂掠夺。先后开出26个坑口，其中有24个坑口日产煤2 000吨左右。11年间，抢走我煤炭几百万吨。日本法西斯在滴道矿设立各种统治机构，利用警、宪、特和汉奸把头，对矿工进行层层盘剥和血腥统治。由于日伪反动政权采取“以人换煤”的野蛮手段，并下事故频出，瘟疫流行，矿工及家属大批死亡。死难矿工被丢弃于荒山野岭之中，任凭鸟兽啄食。由于尸骨遍野，矿工见而生畏，纷纷逃跑。日本人

采取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的手段，开始把乱葬的河北北山沟做为集中掩埋尸骨的地点。这就是万人坑的由来。

1937年老二井第一次瓦斯爆炸，死亡180多人，1943年，在老二坑的又一次瓦斯大爆炸之前，副坑长徐成山曾向日本坑长颜川报告说：“我到下边去了，坑内瓦斯量大，煤尘很多，要停产处理，否则就要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颜川听了摇头说：“工人死了关系的没有，大出炭的要紧，你的停产说话不要。”徐成山惹不起日本人，只好自己逃命去了。没过三天的中午12点半左右瓦斯爆炸了，死亡矿工146人。其中浮浪110多人。矿工吕敬邦和吕敬伦哥俩以及吕敬邦的儿子吕顺和等，都一起惨死在这场事故之中。

平时矿上没有大型恶性事故发生，一天也要伤亡二三十人。

政治上受奴役欺压，经济上受敲诈盘剥的矿工，每班都干十五六个小时以上的活，再加上就医流行瘟疫（伤寒病），工人大批死亡。1938年至1940年3月间，清道矿隔过两次“窝子病”，最多一天死去40多人。

那时，日伪统治者在现在的河北小市场附近，现河北浴池旧址，以及各工人大房子，都设了病号房，名曰“杂役班”。凡得病的工人都被赶到病号房去，得不到医治，太死得很快。杂役班长就叫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然后扔到外面，病号房每天都死人，工人得了病凡能强打精神上班的，谁也不敢到病号房等死。清道矿工人姜维和的父亲，就是来矿上不久得病被赶到病号房的。他们就是这样，企图把“传染病号”隔离起来，枉想保住更多劳力“大出炭”。

病号房死人的事连续发生，日伪统治者在现在的河北的小市场下边的地方，设了一所死人仓库。人死了先扔进那里。据矿工王凤贤目睹，1934年3月份，死人仓库里就有500多具尸体，

都待集中掩埋处理了。

“无底棺”是一种反复运输尸体的工具，当运尸体的时候，用它掩盖活着矿工的耳目，到了被集中埋葬的河北北山沟，一拉抽底，把尸体打进坑里，接着再抬回无底棺。

随着日本侵略者“大出炭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叫嚷，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奴化宣传教育和统治，死亡矿工与日俱增，再也顾不得用装门面的棺材，以至不用无底棺了。而是把成马车的尸体运走，实行集中焚烧和修建炼人炉。弄得矿区臭气熏天，瘟疫流行。

首先是在“万人坑”附近把大批尸体码成马蓬垛，浇上汽油焚烧——这便是万人坑旁的“烧尸场”。

炼人炉建成后，炼不过来尸体，又同时恢复了万人坑的薄土掩埋办法。也就是日伪政权在清道矿采取的沟埋、坑埋、浅埋及乱葬大批矿工尸体的措施。

日本人见河北山棺材太多，用汽油烧了棺材，又叫兴把头派人在烧出的空场地挖了个宽2.5米、深1米的坑，凡以后死的人，就把尸体并排埋在坑里。就是这样也还是埋不过来，于是，日伪当局又采取把死人集中起来，扔进偏僻的河北北山沟的乱葬办法，这就形成了河北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这个万人坑，先后埋掉死难矿工的尸骨1万余具。

在对万人坑的发掘中，通过对坑里有棺、无棺等埋葬方式，和万人坑里骨骼各种形态残迹的考证，以及深入老矿工中调查，我们了解到万人坑的由来，也看到了矿工的死难情景。即：一是井下事故频繁致死，二是瘟疫流行致死，三是随时被残害而死。初期的一棺一尸和第二阶段的一棺两具掩埋，大多是井下伤亡事故发生后的集中掩埋。如，骨骼中的小腿部位骨折等现象，可证明死者是因当时伤残过重致死。

无底棺的分排掩埋，以及烧尸场的情形，可证明井下大型恶性事故中的大批死亡和瘟疫流行期间的大批死亡。

第三种因素的残害致死，可见：骨折、太阳穴被利器击空，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类明显击穿的缝隙；还有：头骨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躯体被铁丝捆绑、戴镣铐或脖套等等。

日伪统治者，用十大刑法残害矿工，即：镐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挂、摔凳子、烙铁烙、冻冰棍、灌凉水、送狼狗圈（滴道矿三处）、过电。许多矿工受过施铁道、灌辣椒水、装麻袋算、吊打等刑法。汉奸把头还常用榔头打人。王凤贤口述说，一个小伙子在井下歇着，脑袋被榔头倒七八个眼；当场死亡。就这样被残害致死的矿工不计其数。

日伪时期，不仅矿工随时会被残害致死，就是得了病或是积劳成疾，还有一口气的，也常常被轻易扔进万人坑。滴道矿工人婆娘和父亲，就是被赶进病号房当天，又被活活扔进万人坑的。

鸡西矿区何止滴道矿的河北北山一处万人坑，从地面到井下，还有吞食我苦难矿工的万人坑。至今人们仍然称呼的八坑“死人沟”，也曾经扔了死人不埋，垛成马莲垛浇上汽油烧掉。

现暖泉豆腐坊附近，1935年，当时日本人大资本家沈谷组已在滴道开矿，老二坑着火，惨死92名矿工，全部埋在那里。

通往大通沟的山坡口，也是日伪时期的“万人坑”。1943年，老二坑瓦斯爆炸死亡的人，就是在那埋掉的。

1943年至1944年间，老二坑爆炸死亡200多人，一车拉6具尸体，都是扔进老四坑西山底下，1丈多深、5尺多宽的大沟里销户灭迹的。

1941年前，矿工吃污水中毒，死亡的人都被扔进大甸子里，有二三千人。与李金榜（原三井工人）一同被孽把头骗招来矿

的 26 人，第二年春只剩下 8 人。

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成性，劳力增加，死亡率也剧增。集中掩埋人数及乱葬地点，无法统计。

除地面的万人坑外，日本人还曾将发生事故的坑口门堵死，使死难矿工的尸骨，全部葬于矿井下之事也屡见不鲜。1945 年老五坑瓦斯爆炸后，日本人把坑口门崩塌，堵死了活人的通路，90 名矿工惨死在井下。

1943 年 5 月，老一坑后东道跑车，把五路的电缸撞爆炸起火，烧着了顶子。日本人为灭火保住井口，也是采取惨无人道的“关门”战术，把十多个矿工闷死在井里。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文史办供稿）